



李白自画像 苏六朋

近期热播的国产动漫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，通过高适的回忆贯穿起李白、高适、杜甫等诗人的人生传奇，其中也透露出盛唐诗人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。

其实，唐代不仅是诗的国度，也是音乐的国度。诗歌与音乐交相辉映，开元、天宝间，有李八郎者，能歌擅天下。据任半塘《唐声诗》统计，现存唐代声诗调有154调，其中80%创调于盛唐时期。天宝三载

#### 长安的诗、乐、舞

《长安三万里》表现的天宝时期是唐诗传唱的黄金时代。李清照《词论》云：“乐府，声诗并著，最盛于唐。开元、天宝间，有李八郎者，能歌擅天下。”据任半塘《唐声诗》统计，现存唐代声诗调有154调，其中80%创调于盛唐时期。天宝三载

## 汉中热面皮

汉中，北依秦岭，南屏巴山，位于我省西南部，自古就是鱼米之乡。

热面皮是汉中地区最富特色的传统小吃，热面皮其实是用米做的，米做的面皮，兼有南方和北方的美食韵味。

当年去汉中求学，早上从老家出发，经过半天火车的颠簸，傍晚才踏上了秦巴山环绕的汉中盆地。到了学校已是华灯初上，绵绵秋雨不停地下着，城市和学校笼罩在烟雨迷蒙之中。第二日，在同专业学姐的协助下办完入学手续，规整完宿舍行李，和她一起漫步在风光秀丽、古朴典雅的校园内，欣赏着学校的建筑风貌、花草树木，感受着青春活力、学风浓厚的校园氛围。

临近中午时分，我们出了学校北门，来到一条小巷吃午饭。巷子热闹非凡，人来人往，学姐说汉中热面皮好吃。在她的推荐下，我们来到了一家小店，店主客气相迎，说着柔和润耳的汉中话招呼我们入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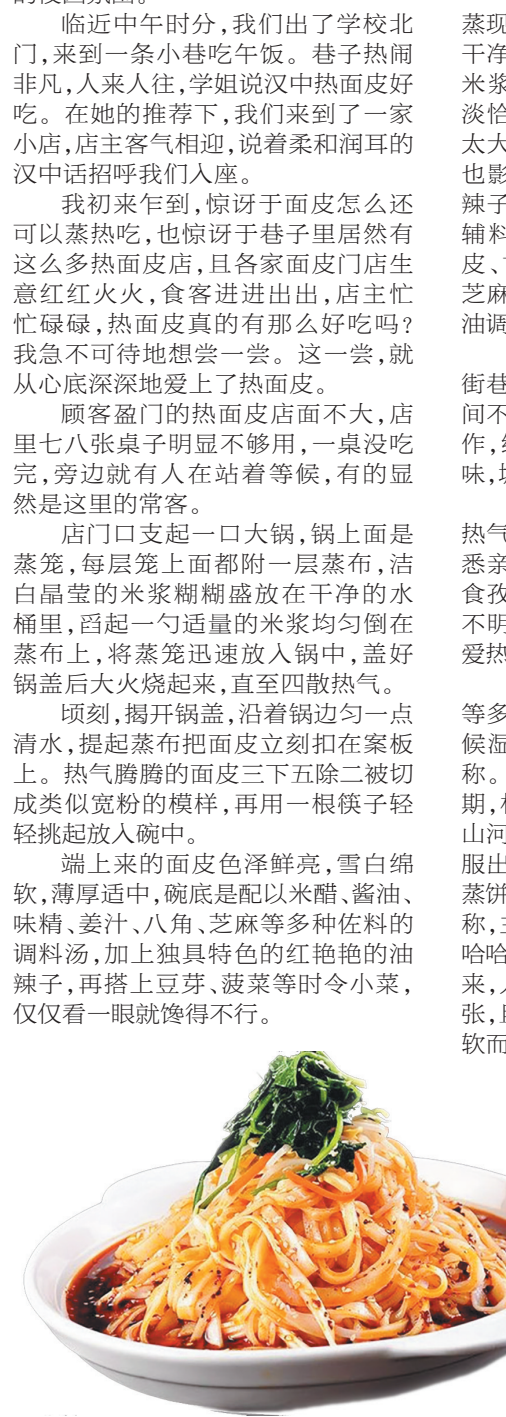
我初来乍到，惊讶于面皮怎么还可以蒸熟吃，也惊讶于巷子里居然有这么多家热面皮店，且各家面皮店生意红红火火，食客进进出出，店主忙忙碌碌，热面皮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我急不可待地想尝一尝。这一尝，就从心底深深地爱上了热面皮。

顾客盈门的热面皮店面不大，店里七八张桌子明显不够用，一桌没吃完，旁边就有人在站着等候，有的显然是这里的常客。

店门口支起一口大锅，锅上面是蒸笼，每层笼上面都附一层蒸布，洁白晶莹的米浆糊糊盛放在干净的水桶里，舀起一勺适量的米浆均匀倒在蒸布上，将蒸笼迅速放入锅中，盖好锅盖后大火烧起来，直至四散热气。

顷刻，揭开锅盖，沿着锅边勾一点清水，提起蒸布把面皮立刻扣在案板上。热气腾腾的面皮三五除二被切成类似宽粉的模样，再用一根筷子轻轻挑起放入碗中。

端上来的面皮色泽鲜亮，雪白绵软，薄厚适中，碗底是配以米醋、酱油、味精、姜汁、八角、芝麻等多种佐料的调料汤，加上独具特色的红艳艳的油辣子，再搭上豆芽、菠菜等时令小菜，仅仅看一眼就馋得不行。



# 请君为我倾耳听

## ——盛唐诗人的音乐生活

(744年)芮挺章编成《国秀集》，选开元、天宝年间诗作二百余首，其选取标准即为“可被管弦者”。在唐代，文人创作的诗歌主要通过歌唱流传，名曰歌诗。明人谢榛云：“唐人歌诗，如唱曲子，可以协丝簧，谱音节。”（《四溟诗话》）清人胡震亨亦言：“谱之乐者，自有大乐、郊庙之乐章，梨园、教坊所歌之绝句、所变之长短填词，以及琴瑟、琵琶、笙笛、胡笳、拍弹等曲，其体不一。”（《唐音癸签》）

开元二年（714年），唐玄宗在长安、洛阳设置教坊，由宫廷派教坊使管理，教习日常宴饮娱乐的乐舞、歌诗、散乐等。长安设左、右教坊，右教坊在光宅坊，以歌诗传唱为主，有“唐代第一女高音”许和子；左教坊在延政坊，以舞蹈演习为主，有擅长表演《踏谣娘》的张四娘。据唐人段安节《乐府杂录》记载，许和子在开元末年入选教坊，改名永新。在一个璧月澄照的秋夜，她于宫中楼台高歌一曲，“喉啾一声，响传九陌”。“神笛手”李谟吹笛为许和子伴奏，结果到了歌曲结尾的高潮部分，许和子的高音居然超越了笛子所能达到的音域。一曲终了，笛子被吹裂了。

后来，唐玄宗又创建了集创作、表演、教学于一体的宫廷音乐机构——梨园，地址选在长安禁苑和宜春北院，由唐玄宗亲自教习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表演“丝竹之戏”，“有一声误，玄宗必觉而正之”（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）。这批梨园弟子具有极高的音乐素养，被誉为“皇帝弟子”。当时著名音乐人如李龟年、许和子、雷海青、公孙大娘、李十二娘等均为梨园弟子。

据唐人李肇《松窗杂录》记载，李白在长安任翰林待诏时，一日禁中牡丹绽放，唐玄宗与杨贵妃前来赏花，还找来李龟年和梨园弟子奏乐歌舞。但玄宗看了歌单，觉得都是些过气的旧曲子，配不上眼前的名花美女，就让李龟年赶快去找李白来填新词。当时李白宿醉未醒，趁着酒力秉笔赋词，当场写就《清平调》三首来歌颂杨贵妃的美貌。当李龟年将这三首新词唱完，杨贵妃很高兴，用玻璃七宝盏倒了凉州葡萄酒，并亲自领唱了这三首歌。唐玄宗也吹着玉笛伴奏，由此奠定了李白在盛唐诗坛“一哥”的重要地位。李白创作乐府歌诗的事迹被收入《旧唐书》：“玄宗度曲，欲造乐府新词，亟召白，白已卧

于酒肆矣。召入，以水洒面，即令秉笔，顷之成十余章，帝颇嘉之。”这段关于李白的佳话，在中国诗歌史、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为展现李白即兴创作的才华，《长安三万里》中一位舞姬为李白献上“新学的柘枝舞”，李白边敲击羯鼓，边出口成章：“美人一笑千金。垂罗舞毅扬哀音”（《白红辞（其二）》）。“柘枝舞”是西域国乐（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）流行的乐舞，在西安大雁塔门楣石刻、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兴福寺残碑石刻，以及敦煌壁画中都能看到表演柘枝舞的场景，唐代还出现了专擅此舞的“柘枝妓”，白居易为此赋诗一首：“平铺一合锦筵开，连击三声画鼓催。红蜡移桃叶起，紫罗衫动柘枝来。带垂钿钗花腰重，帽转金铃雪面回。看即曲终留不住，云飘雨送向阳台。”

安史之乱中，长安被叛军攻占，梨园乐工也随之星散。乐工雷海青在安禄山的庆功宴上被琵琶摔碎，而后向着朝廷的方向放声痛哭，安禄山大怒，将其杀害。清人洪昇在《长生殿》中专门安排了《骂贼》一出，讴歌雷海青“我掷琵琶，将贼臣碎首报开元”这一舍生取义的事迹。

#### “旗亭画壁”论高下

《长安三万里》中，高适在岐王宅里见到一位歌伎弹奏琵琶载歌载舞，他所唱的是李白的诗作《采莲曲》。相比于李白的放浪不羁，边塞诗人高适给人的印象是慷慨激昂。

高适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苍凉悲切的艺术风格，比如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”（《燕歌行》）。在歌场酒肆中，表现边塞风情的苍凉之作似乎更受欢迎，而高适、王昌龄和王之涣则是个中高手。当时，王之涣的诗就“传乎乐章，布在人口”。唐人薛用弱在《集异记》中记载了著名的“旗亭画壁”的故事。

冬日的一天，王之涣、王昌龄、高适三人在酒店饮酒小憩时，正好有十几位梨园乐工和四名歌伎在此唱歌作乐，三人约定以每人被唱歌诗的数量来评判其诗作的优劣。这时一位歌伎先唱了王昌龄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，王昌龄在墙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。接着一位歌伎唱了高适的《哭单父梁九少府》，高适便在墙壁上画了一

道，随后第三位歌伎又唱了王昌龄的《长信秋词》，于是两人颇有些自得。

王之涣见势不妙，先嘲讽了一番歌者的审美趣味，说她们都是不入流的歌者，只会唱些格调不高的俗曲，随后他指着其中气质最不凡的一位说道：“等会儿如果不唱我的诗，我就愿赌输，她要是唱了我的作品，那你们不但输了，还要拜我为师。”最后这位歌伎果然唱了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。这下王之涣彻底翻盘，兴奋地大喊：“这下你们不得不服了吧……”歌伎们见他们开怀大笑，便过来询问，方知她们所唱的歌诗原来正是这三位诗人的手笔，于是感慨了一番缘分难得，与诗人们把酒尽欢而散。王之涣在《唐书》中仅存诗作六首，犹能一曲难忘，成为唐代“顶流”诗人之一，这不能不归功于歌诗传唱带来的大众传播效应。

为展现名将哥舒翰的赫赫战功，《长安三万里》还选用了一首“西鄙人”（西方边塞之人）所唱的边塞民歌《哥舒歌》：“北斗七星高，哥舒夜带刀。至今窥牧马，不敢过临洮。”

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：“天宝后，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，及寄兴于江湖僧寺，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，有《伊州》《甘州》《凉州》等，至其曲遍繁者，皆谓之‘入破’。”唐代乐舞在安史之乱后日渐式微，大历二年（767年），安史之乱结束四年后，杜甫在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观赏了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表演英姿飒爽的《剑器》舞。杜甫回忆起在他幼年时，曾特地从巩县赶到郾城，亲眼看到公孙大娘表演《剑器》，遂满怀深情地写下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》。这首诗成了唐代乐舞诗歌中最负盛名的诗篇。“草圣”张旭在多次观看了公孙大娘表演的《剑器》后，将舞姿融入书法艺术，使他的草书水平突飞猛进，与李白的诗歌、裴旻的剑舞并称“三绝”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中，在岐王举办的宴会上，高适、杜甫、李龟年相遇在岐王府中，由此揭开了名诗《江南逢李龟年》诞生的序幕：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，也伴着这“落花时节”日渐随风而逝，永远珍藏在传唱至今的歌诗之中。 □黄敏学

二人台是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及陕西、山西、河北北部地区的一项民间艺术，因湖北大多采用一丑一旦二人演唱的形式，故名“二人台”。二人台以其历史悠久、题材广泛、风格独特、形式多样，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，各地二人台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，分为东西两路。神木店塔二人台属于西路二人台，孕育于“禁留地”（人称“皇界地”，民间也称“黑界地”，清初为休止边疆内外争端，在长城以北鄂尔多斯部的西南沿边、榆林郡北部划出宽25千米的长条禁地，禁止蒙汉人民游牧垦殖，康熙三十六年开放，“领票照在蒙旗定点扎帐交易”。从此，“走后套”“刮宁夏”“爬苛岚”等外出谋生活动从未间断）一带，由民间爱好者和流浪艺人劳作之余相互交流、相互传唱、不断编创、加工提炼而生。

起先，二人台艺人班社里没有女演员，女角全部由男演员扮演，有时用假嗓子演唱，二人对唱对舞，情节相对简单。

有时一人交替饰演几个角色，这一表现非常符合“禁留地”的生活特征，这些远在他乡、身强力壮、辛勤劳作的男子，唱出最多的是情歌情调，如《对唱《十里墩》、《小戏《卖菜》等。《五哥放羊》里将男女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：“九月里秋风凉，五哥放羊没有衣裳。小妹妹我有件（那个）小袄袄，改一改领（那个）口你里边穿上。”在交通不便的时代，回家与妻儿团聚一次实属不易，天长日久，发生在周边的爱情故事，听到的段子，在相互取乐中广泛传播。垦殖大军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代代相传，久而久之，一项融戏曲、歌舞、音乐为一体的多元素民间艺术品种便孕育而成。同治年间，二人台初具雏形。光绪三十年前后，表演动作日趋丰富。

经过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熏陶，二人台像凤凰涅槃一样得到了新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二人台得到了较大发展，民间叫法很多，如“打玩艺儿”“打坐腔”等。直到1953年，在中国第二届民间艺术节上，才把这种艺术正式命名为“二人台”。

从现存史料看，还没有新中国成立前女演员的记载。随着女演员逐渐加入，表演人数由“二人”发展到“多人”，有的由一家一户组成，称为“窝班子”。情节也

由单一的情怨悲喜，扩展到人物之间矛盾纠葛、命运周折，进而反映社会人生的真善美与假丑恶。如《珍珠倒卷帘》里有词：“十月里来落梅花，赵云当年放过马。甘罗十二为宰相，太公八十遇文王”。二人台音乐分腔调和牌曲两部分，有宫、商、徵、羽四个调式，其中以宫、徵调式为主体，并用装饰音、辅助音、滑音等技巧。

乐器主要有笛子、扬琴、四胡、二胡、四块瓦等，发展过程中吸收秧歌调、佛教音乐、府谷山曲、山西爬山调、晋剧、蒙古族长

主题，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的血与泪、苦与恨、情与爱，具有现实性、通俗性、思想性、生动性、艺术性等显著特点，语言时而粗犷豪放、起伏跌宕，时而婉转细腻、如泣如诉，听者如临其境。舞蹈动作幽默泼辣、舒展大方，观者回味无穷。

1948年，塔塔石拉沟、寨村、陈家沟等村打玩艺儿人在各村演文艺班子的基础上，积极筹划，联手创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演出队。1949年，石拉沟村刘佩文、刘文刚、马进德等艺人组建的玩艺儿班子已初具规模。1952年，石拉沟村玩艺儿班子参加神木县“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”。1954年，寨村白凤翼被陕西省音乐工作组聘请为民间音乐搜集和创作员，后将整理的成果送交榆林市陕北二人台研究会《二人台艺术》编辑部。1956年，刘文刚、马进德被选派参加陕西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，参赛作品《打樱桃》获小戏类二等奖，演出后被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录放，并由长安书店印刷出版成剧目单行本。20世纪50年代，碾房湾村宋昌仁，编出了《我心里有个毛泽东》《庄户犁弯》《姐夫和小姨子》等二人台串话，赞扬党的方针政策，抨击社会丑恶现象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。20世纪70年代，碾房湾村白狗狍与郭长才，应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邀请，去草原、牧场、蒙古包演出十多天，为牧民送上精彩节目。

二人台起源于民间，扎根于黄土土地，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真正的草根文化，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，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。由于专业人才的缺乏、新老交替的断层、娱乐方式的多元化、曲目形式的单调，二人台的发展面临不小的困境，亟待进一步发掘探索、抢救整理、发扬光大。

近年来，一些热爱二人台的有识之士致力于创作新时代新作品，并在内容形式、表演艺术、音响技等方面做了大量拓展，二人台艺术又逐渐火热起来，活跃于酒楼饭店内、喜庆宴会上，以其光彩照人的表现力，登上众多媒体、大型晚会及世界舞台，与陕北民歌成为陕北民族文化的并蒂莲、姊妹花。 □曹斌

主题，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的血与泪、苦与恨、情与爱，具有现实性、通俗性、思想性、生动性、艺术性等显著特点，语言时而粗犷豪放、起伏跌宕，时而婉转细腻、如泣如诉，听者如临其境。舞蹈动作幽默泼辣、舒展大方，观者回味无穷。

1948年，塔塔石拉沟、寨村、陈家沟等村打玩艺儿人在各村演文艺班子的基础上，积极筹划，联手创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演出队。1949年，石拉沟村刘佩文、刘文刚、马进德等艺人组建的玩艺儿班子已初具规模。1952年，石拉沟村玩艺儿班子参加神木县“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”。1954年，寨村白凤翼被陕西省音乐工作组聘请为民间音乐搜集和创作员，后将整理的成果送交榆林市陕北二人台研究会《二人台艺术》编辑部。1956年，刘文刚、马进德被选派参加陕西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，参赛作品《打樱桃》获小戏类二等奖，演出后被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录放，并由长安书店印刷出版成剧目单行本。20世纪50年代，碾房湾村宋昌仁，编出了《我心里有个毛泽东》《庄户犁弯》《姐夫和小姨子》等二人台串话，赞扬党的方针政策，抨击社会丑恶现象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。20世纪70年代，碾房湾村白狗狍与郭长才，应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邀请，去草原、牧场、蒙古包演出十多天，为牧民送上精彩节目。

二人台起源于民间，扎根于黄土土地，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真正的草根文化，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，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。由于专业人才的缺乏、新老交替的断层、娱乐方式的多元化、曲目形式的单调，二人台的发展面临不小的困境，亟待进一步发掘探索、抢救整理、发扬光大。

近年来，一些热爱二人台的有识之士致力于创作新时代新作品，并在内容形式、表演艺术、音响技等方面做了大量拓展，二人台艺术又逐渐火热起来，活跃于酒楼饭店内、喜庆宴会上，以其光彩照人的表现力，登上众多媒体、大型晚会及世界舞台，与陕北民歌成为陕北民族文化的并蒂莲、姊妹花。 □曹斌

## 乐伎奔马俑

乐伎奔马俑，口径14.5厘米，长22.5厘米，重588克。一女骑于奔马背上，单臂右抛，面部丰满，小口，面朝前，身着小圆领长袍，双手握拳，左手高举，右手置于胸前，马似飞驰奔跑状，头略向左偏，马嘴张开，短尾扬，四蹄腾空飞奔，素面。

唐代是我国政治、经济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，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为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平台，并出现了专门的管理机构——教坊。“乐伎”这一群体作为音乐表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乐伎俑是古人以演奏者的形象为范本制作的俑，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，在古代艺术品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古人遵循着“视死如生”的观念，把墓葬制成房屋状，而乐伎俑也作为殉葬品进入到墓葬中，此时乐伎俑的出现不仅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的辉煌成就，更是我国音乐艺术的重要里程碑。

年代：唐代  
文物来源：2005年3月25日由宝鸡市陇县公安局移交  
收藏单位：宝鸡市陇县博物馆